

浅谈说话的艺术

文/郭新国

人长一张嘴,一般一岁多就能开口说话,但是能说话不等于会说话。因为,说话是一门艺术。话从“口”出,事关重大。

记得小时候背过《增广贤文》,里面有一句话:“逢人只说三分话,未可全抛一片心。”当时觉得很有道理,还抄下来了,但是,过了很多年,才会体会到它的深刻性。

小时候,不懂得说话。记得读五年级时,一天早晨,班上一个同学迟到了。老师批评了他,下课后,被老师批评的他心里不爽,一直怨声载道。其他伙伴很聪明,听着都没出声。而我却有些书呆子气,对他的“知错不改”有些不满,回了一句:“你本来就迟到了。”意即,老师批评他是应该的。谁知,这下点燃了正在火药桶上的他,他跳起来对着我踢了一脚。当然,我早有防备,一侧身,顺手一抬他的脚,他便倒在

地上了。幸好有同学相劝,风波才平息下去了。若干年后,回忆这件小事,我觉得当年自己情商太低,应该像其他同学那样做沉默的听众,或者同情地问一句:“你妈妈煮早饭煮晚了吧?”

后来读到鲁迅先生的文章《立论》,说一个财主的儿子满周岁,大家都来道贺。有人说将来这孩子要发财的,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当大官的……他们都得到了赞赏。而一个人却说,这孩子将来要死的,遭到了一顿痛打。这篇文章的意思不言而喻,就是看菜吃饭,看场合说话。

话分为直话和婉转之语。以前有位女性朋友,到了30多岁,仍待字闺中。比她条件差一些的闺蜜们都顺利嫁出去了。旁观者清,闺蜜们私下说,她致命的一个缺点就是说话太直。试问哪个小伙子愿意与

一个不懂说话技巧的女孩子谈情说爱呢?这个姑娘就是吃了不懂说话艺术的亏。

除了把话分为直话和“弯话”(婉转的话),生活中,有时人们还把“话”分为两种:美言和信言。“美言不信,信言不美。”意即漂亮的话往往不可信,可信的话常常不漂亮。生活中实在要说真话,可以委婉一些。俗语云:“响鼓不用重锤,名人不用重说。”当然,我们听话时则要分清“美言”和“信言”。而且要敢于接受那些“信言”。

说话是一门艺术,会说话不仅仅是要多读书。还得懂得人情世故。不然,宋代理学家朱熹先生的名言——“世事洞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”何以流传得那么久?

愿你做一个会说话、讨人喜欢的人。

曹雪芹扶贫故事

文/王树森



乾隆二十一年的一天,曹雪芹正在书房修改《红楼梦》后几十回底稿,老朋友于叔度来访。曹先生走上前拉住老友的手,将客人迎进书房。

于叔度年轻时在战场奋勇杀敌,是一位战斗英雄,后因伤残退伍返乡。清政府不给伤残军人发放抚恤金,也从来不慰问。老于年龄越大,家中的生活愈困难,他想起老友曹雪芹是文化人,脑子里点子多,能帮他找到挣钱的门路,就摸上门了。

两人在书桌旁坐下,曹先生倒了一杯清茶,轻放在老友手边,老于道谢后就讲明来意,请老朋友指点一条挣钱的路。听着老于的话,曹先生一直在思索,突然想到可以做风筝卖钱。曹雪芹曾拜师学过做风筝,技术一流。曹先生讲了自己的想法,老于立即表示可以试试。“我先做20只风筝,五天后你来拿到集市上卖。”“就照你说的办。”第六天,老于用曹先生做好的风筝换来不少钱,兴冲冲地去找曹先生汇报,并说:“明天我就来给你学制风筝。”

于叔度学会制风筝的技术后,就领着全家人制风筝、卖风筝,有了收入,老于的家中传出了笑声。看到老于家的变化,曹雪芹很高兴。

曹雪芹思索,农村中像老于那样的穷困农民太多,他们的日子太艰难了,我要写一本让穷苦百姓看得懂的制风筝的书,让更多的穷苦人都学会制风筝。于是,曹雪芹停下校对书稿,出门收集南北各地的风筝,研究他们的飞行原理,钻研扎糊的技巧,思考精美的插图,并写出简明易懂的文字,数月功夫,终于编出一本制作风筝的书,即著名的《南鹞北鸢考工志》。

《南鹞北鸢考工志》完成后,激发了曹雪芹的创作欲望,他一鼓作气又撰写了编织、脱胎、金石、印染、雕刻、织补等工艺书,连同风筝篇,又集成一本大书,命名为《废艺斋集稿》,向贫苦百姓献出了一份大礼!

曹雪芹先生在困顿潦倒之时,一丝不苟,殚精竭虑,为贫苦群众编写脱贫手册,为民解决生存问题,名士董邦达给予高度评价:“悯疾无告之穷民,不忍坐视沟壑之中,谋以技艺自养之道,厥功之伟,曷可计量也哉!”又说,这部书“与其谓之立言,何如谓之立德!”

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,不但有伟大的作品,更有伟大的悲悯之心。



王前,笔名一清。其工学结合,浸潜丹青,多事花鸟,画风清新如洗,秀雅袭人,近年来尤钟牡丹,坊间热衷。

丰姿绰约

中国花鸟画—王前



重返童年

诗/涂启智

母亲喜欢我的乳名
从青葱年少到立业成家
从牙牙学语整天围着她转
到扑扇翅膀远走高飞
而今我已两鬓斑白
母亲依然只叫我的乳名
红娃儿,红娃儿……
热切与期盼越过千山万水
萦绕耳畔
好像我从未长大
仿佛我一直依偎她身旁
浸润于生命中最浓烈的乡愁
我不禁思绪恍惚,坠入时光隧道
尘世所有烦恼心绪随风飘落
身轻如燕
重返天真烂漫的童年

兼顾好生活和诗意

文/刘云燕

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:“假如你有一块面包,你用来一块去换一朵水仙花。”

烟火生活中,那朵水仙花是什么?我想,那是一种诗意的生活吧。而生活与诗意该是并蒂花开。

早些年,我一直以为妈妈是个很务实的人。她会精打细算,为家人准备吃穿住行。妈妈的生活,似乎和诗意离得很远。可是,我渐渐发现:妈妈喜欢花,她种下的花,都开得极灿烂。每次看着妈妈伺弄花草,我感觉妈妈的生活也是有诗意的。

妈妈喜欢美食,最擅长包饺子。在她看来,每一餐的食里,包含着最美的烟火生活。家人能开心地头对头一起吃饺子,就是一种诗意生活。

生活是繁琐而现实的,会生活的人会在这繁琐与现实的生活里寻找一份诗意,让这份诗意来装点生活、美化生活,这是精神的享受。

有的人喜欢用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。在书中,我们可以轻松地与古人对话。阅读时,人的心灵会慢慢地沉静下来。胸藏文墨怀若谷,腹有诗书气自华,我们可以在书香中与先贤煮茶论道,也可以在书香中,体味古文化的清幽。

有的人喜欢艺术和音乐。在艺术的世界里,他们流连着,用画笔和音符精心描绘着世界。有的人喜欢种花,在花开花落中,体会一种快乐和满足。



而对于我来说,水仙花是田园生活,我喜欢乡下的田园生活。我和爱人在乡下买了一处小小的房子。我们自此也有了一片小小的菜园。在乡下,我们感受着四季更迭,在菜园里种下一颗颗菜种子,也种下了点点滴滴的希望。我们坐在背靠青山的小院里,品茶,看星星,听虫蛙蛙鸣,我们还时常寻访古村落,感受古朴的民风民情,也在水库边享受清风和阳光。乡下的时光,总是很缓慢,很幸福。

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如果你有两块面包,记得用一块去换朵水仙花!兼顾好生活和诗意,生活才更具意义……

探访滇南古茶园

文/王南海



在嘴里咀嚼,先是感到一种苦涩,然而,当我正想抱怨时,满嘴却已是甘甜和幽香的滋味了。让人不禁赞叹,这就是普洱茶,神奇的中国叶子。

溪水潺潺地流动着。我们抬头往天空望,是湛蓝的天空和白云,树努力地朝天生长。而低头看,草地是五彩斑斓的,那是各种颜色的落叶。而最奇特的是毛栗子果,圆刺状,呈球形,居然有褐色、黄色、青色,看上去有趣极了。随处可见的木头上长满了一排排、大大小小的木耳,有黄色的,有黑色的,像一只只可爱的小耳朵。普通的石头在这里也有不一样的风情,他们的表面长满了苔藓,开满了小花,远远望去,仿佛是一个微缩的盆景,让人心生喜爱。

我们应朋友之邀,飞过几千公里的山川、河流,来到了遥远的滇南古茶园。

朋友带着我们上了布朗山,这里是热带雨林气候,我们初到,就一夜的雨。雨初歇,我们五人小分队就迫不及待地奔向高山深处的古茶园。

一进入古茶园,竟然看到很多自由自在的小猪,它们一群一队的,在茶园快乐地溜达。还有黄牛,它们甩着尾巴,悠闲地在古茶园里踱步。朋友说,猪和牛的粪便,给茶树提供了丰富的养料。热带雨林里有很多苍天大树,粗壮的树根,盘枝错节,显得格外遒劲有力,又格外沧桑。那些树根上,又长出翠翠绿绿的植物,古老与新生,就是如此和谐地共存着。古茶园里还有长得极茂密的竹林,一棵棵粗壮的竹子相连,仿佛形成了一座天然的竹房子。另外,古茶园里还有一种很奇特的现象,名为“绞杀”。那就是粗壮的青藤紧紧地缠着大树,越缠越紧,直到把大树缠死。

古茶树似乎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高大粗壮。它们长得并不太高,树龄却有上百年了。茶树上开着灿烂的茶花,细细的蕊,黄色的花瓣上缀着晶莹的晨露,显得格外清纯。我轻轻地摘下一片茶叶,放

你抬眼向远处望,那是在古茶树掩映下的一个个拉祜族村寨,仿佛建在彩云之上。远远地,你可以看到身穿民族服装的姑娘在村子里走动,也可以看到帅气的小伙,骑着摩托沿着小路飞驰。古茶园极为湿润,到处是湿漉漉的。也许是雨后的原因吧,古茶园里到处一片泥泞。我们走惯了公路,在古茶园里,不时脚下打滑。我们需要一手扶着古树,拽着叶子,小心翼翼地前行。很多小路,狭窄的只能放下一只脚,旁边就是流淌的河水。我们一边翘翘翘,一边冒着冷汗,时常听到有人惊呼一声后“扑通”一下坐在了泥地上。

然而,当地的老人,估计有七八十岁了,穿着艳丽的民族服装,身后背着一个竹筐,在泥地里健步如飞。当到了茶园,他们放下筐子,三步两步就爬到了树上,他们是来采茶的。我们不禁目瞪口呆。原来,云南十八怪里,“八十老太上树比猴快”就是这样的场景。

探访滇南古茶园,感受滇南独特的风景和迷人的风情,感叹大自然的美妙和神奇……

麦收往事

文/冯敏生

当紫色的桑葚挂满枝头,满树的山杏渐渐泛黄,红玛瑙似的山樱桃格外耀眼,沿声声布谷鸟鸣叫的方向眺望,风吹麦浪,就在芬芳的五月,故乡的麦子成熟了,淡淡的清香,糅合着山野清新的风,在天底下飞翔。

每到麦子成熟丰收在望的时候,我的老父亲就舒展眉头,每天要到我家的麦田边,驻足伫立。他手搭凉棚,极目远眺,一地金色的麦穗,棵棵挺拔饱满,整齐地昂首站立。我的老父亲,就像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,正在检阅他凯旋的队伍。也有时候,父亲在午后的阳光下,或者在夕阳的余晖中,在麦田边徘徊,他一边陶醉于风中丝丝麦香,一边有滋有味吸着旱烟袋。金色的麦田,一眼望不到边,在蓝天白云,在青山绿水,以及在村庄袅袅炊烟的映衬下,成为山村最壮观的风景。这时的老父亲,欣赏着赏心悦目的风景,哼着无词的乡曲野调,丰收喜悦的光芒,在他明亮的眸子中闪烁。

夜晚,星光满天,故乡的缕缕麦香袭入我的房间,我和弟弟在迷人的麦香中沉沉入睡。第二天,天色尚未大亮,我和弟弟被父亲有节奏的“嚓嚓”的磨镰刀声惊醒,我们再也睡不着。我们懒洋洋地躺在床上,就是不想起床。直至父亲连声喊了几遍,我和弟弟才慢腾腾穿衣起床。父亲早已把几把镰刀在一块磨刀石上磨得锃亮。这时,东山梁的天空刚刚露出鱼肚白,我们全家人拿着镰刀,迎着田野飘来的湿漉漉的麦香,走向村东头自家的麦田里。

早在我们之前,也有村里人在自家的麦田里收割。我们来到自家的麦田里,父亲神情庄重地率先俯下身挥舞着镰刀,“噌噌”几声,一拢小麦已被父亲欣然拿在手中。父亲左手举起夏收的第一镰小麦,就如同高举一面金色旗帜,那布满沧桑岁月的皱纹的脸,灿烂地笑了。于是,我们在父亲的带领下,开始挥动镰刀收割,散发着香味的金色的饱满的麦穗在我怀里跳跃舞蹈,收

获的成就感立刻充盈心间。

东山梁上的太阳越升越高,一群小麻雀在我们头顶上“叽叽喳喳”叫着,盘旋着,偌大的麦田里,麦香弥漫,侧耳聆听,整个麦田里收割声整齐有序,富有音乐感。中午时分,太阳火辣辣地在头顶上照着,我们全家忙碌了一大晌,直累得腰酸背疼,口渴难忍。此时,母亲一定会送来一大木桶凉水。母亲一大早就挑来山泉水,在铁锅里烧开,用勺子舀在木桶里,泡上新采的鲜竹叶、金银花、薄荷,凉茶清香可口,我坐在麦堆上,接连饮几大碗,舒服得很。一块麦子收割完了,我们用车把收割好的麦子运送到麦场上。暮色中,空荡荡的田野里,在晚风中依旧弥漫着浓郁的麦香。

“集麦垛”“敬场神”,是村里人最隆重的仪式。村子人也习惯称为“集麦尖”,就是把今年所有麦秸秆很艺术地堆成上面是圆蘑菇形,下面是圆柱形,这样堆成一个比较大的麦堆,防风防雨,麦堆不容易腐

烂变质,成为牛羊过冬的极好草料。每当我家的麦堆堆放成功时,父亲总是很庄重地把镰刀、麦叉、竹扫帚、皮绳之类的农具,放在碌碌上,摆上母亲用新小麦刚蒸的大花馍,全家人聚拢一块,父亲领头,烧香,磕头作揖,最后再燃放一挂鞭炮,以庆祝今年夏季妻子获得好收成,并祈求场神保佑,来年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。

“集麦垛”“敬场神”仪式之后,我家还要摆上几桌酒席,父亲总要宴请村里帮忙集麦垛的左邻右舍。这时候,母亲用新打的麦子,在石磨上磨成面粉,蒸成雪白的麦面馍,或者在铁锅里烙成焦黄的大烙饼,招待村里帮工的邻居。那些白面馍或者烙饼,香气扑鼻,馋得我直流水,每次我总是放开肚子,接连吃下三四个。至今回味起来,依旧香味缭绕,余味犹存。

而今,随着现代产业结构的调整,故乡的麦田已经被“高山苹果”“高山核桃”等现代特色产业所替代。故乡那麦收时光已成为往事,定格在我永恒的记忆里。